

## 父亲的麦田

□陈家忠

卧床一年多的父亲  
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榻上  
一声接着一声的布谷鸟鸣  
犹如给他注射一针针的兴奋剂  
他呐呐地说  
麦子快熟透了  
我想到麦田去看看

年已九旬的父亲走不动路了  
只能勉强坐在轮椅上  
由别人推着他来到麦田

劳作一辈子的父亲  
把麦田当成他的精神图腾  
他用一只枯瘦的右手  
拔出一颗麦穗  
用双手一点一点地去揉搓着麦壳  
捧在手心的一粒粒丰年  
拥挤着互相碰撞着  
争相在父亲的手心里亮相  
他露出久违的欢笑  
父亲用嘴轻轻地吹飞麦壳  
把一粒饱满的麦粒放在嘴里咀嚼  
感觉一辈子的幸福  
在唇齿间留香

大哥依照父亲的要求  
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他  
围着麦田走了一大圈  
父亲俨然是位威严的将军  
目光严峻中透露出几分慈祥  
在检阅自己的部队  
父亲的最后时光  
不是匆匆和亲友做告别  
而是选择和麦田告别

父亲目不识丁  
说的每一句话  
都犹如饱满的麦粒  
没有一粒是干瘪的  
就像成熟的麦穗  
耷拉着头接着地气  
父亲说  
人总要远走的

## 梅雨·梅语

□李仙云

隔帘听雨  
雨滴飘入梦境  
淅淅沥沥淋湿了梦里梦外  
也淋湿了整个心田  
那里 潮湿中长出一丛苔藓

一对燕子在檐下细雨呢喃  
眼里布满愁丝  
羽翼被潮湿包裹，无法飞翔  
寥落中在渴盼那一缕阳光

池塘里雨打荷叶  
水滴溅起一圈圈涟漪  
婷婷荷叶间的凌波仙子  
霓裳羽衣已无法披挂  
岸边的木樨和海棠已是泪眼婆娑

梅雨来临，那场无边的思念  
我已经无法挣脱

# 幸福有时需要提醒

□刘亚华

搬到市里后，我租住在一个旧小区的六楼，总感觉房子小，小区旧，住着不方便，想买套新房安顿下来。可房价已在高位，付首付后必定所剩无几，到时候压力更大，心里有些矛盾。

那天，看了几个楼盘回来后，我头疼欲裂，原来喝一包咖啡头疼立刻缓解，可那天喝了两包仍然头晕眼花，不由得想起每次去看楼盘回来，头都会疼。怎么会头疼呢？想来想去应该是房价太高，心仪的买不上，自己又想改善居住环境，思想上压力太大了，因而每次看房回来，都觉得自己特别穷，人一觉得穷，就没底气，各种身体的不适也会接踵而来。

跟朋友聊及此事，她呵呵笑起来：“你呀，比我好多了，你的工资比我高，孩子也比我的听话，多好呀。”朋友在事业单位工作，收入稳定，但工

资并不高，时间也不自由，她孩子还经常调皮捣蛋，常常要被老师喊去训话。经过朋友这样一提醒，我的幸福感强些了。

跟堂嫂聊及此事，她马上说：“你老公天天陪着你，渴了有人端茶，累了有人安慰，晚上还可以一起出去散下步，多好呀。”堂哥买了辆货车跑运输，一年到头在外，虽然收入很可观，但很难得呆在家里。堂嫂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照顾着两头的老人，吃尽了苦头。我先生在家做自由职业，收入也还不错，遇到难事，他首先担责，根本不用我操心。家务活也常常帮我干一些，这样被她一提醒，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

跟同学聊及此事，她马上说：“你现在租房住也挺好的，租金又不贵，孩子可以接受好点的教育，放假

了，你们就回老家生活，几个地方住着，多好。”经她这样一提醒，我才知道我确实是幸福的。我们租住的小区就在学校门口，租金便宜，孩子可自行回家，省了接送的烦恼，放假了，我们就回老家，娘家呆一呆，婆家呆一呆，日子过得自由又惬意。

何必纠结买不买房子呢？租的房子也很好呀，到时候想搬就搬。过好现在的生活，遇到特别钟意的就买一套，这样一想，头疼的毛病渐渐缓解了。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是多么的珍贵，是因为没有人在身边提醒我们其实是多么幸福，经过提醒，我们才会知道，自己被很多人羡慕着，我们也才会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比别人的多得多，而且比自己感知到的多得多。幸福需要被提醒，一提醒，我们就会感到幸福。

##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 乘凉

小暑蒸过大暑煮  
树荫之下饮一壶  
阴晴冷暖渐觉悟  
静心沉气烦恼无

### 人虫戏

梦忆儿时境  
扑捉"担担勾"  
草青花叶密  
人被小虫羞

### 以瓜度日

何物除炎热  
暑天瓜当家  
阿狗满腹怨  
无肉眼昏花

### 时光裳

邻居修枝剪树  
我捡花叶留藏  
青绿嫣红姹紫  
都是时光衣裳

## 我的毕业季

□施崇伟

我的毕业季，隔得太久了。久得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现在的毕业生，怎么也是个大学招牌，在城里念完了大学，青春勃发，斗志昂扬，即使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早把自己当成了金凤凰，哪个还想回到那个山村哟。

我所毕业的学校，是县里的师范，与如今象牙塔之称的高校遥不可及。1985年的夏天，我毕业时看到的火热与空调无关、与汽车无缘，我经历的那个夏天是摇着蒲扇、嗅着稻香到来的。那一年，我们一个乡都没有大学生。我一个只上过初中、然后读了中师、马上就要成为教书育人的“工程师”已足够让我爸妈在乡里村里人面前自豪了。

其次，我也没有“白骨精”的幻想，也用不着出入高楼大厦面试求职。只要上了中专、中师，就有了职业，国家是包分配工作的。毕业那天，校

长在主席台上大声的宣布着每个学生毕业后的去向。我竖起耳朵终于听到了我的名字，那一刻，屏住呼吸，心跳加速。一字一句，悦耳如歌：“江津县仁沱区白溪乡太山小学”。我还不太清楚这所村小学的经纬度，已经想象着那个村子是如何的山花烂漫、稻熟果香了。

有人问，毕业时会有伤感或者迷茫吗？大错特错！何来伤感？全是成长的快乐——终于工作了，可以不花父母的钱，可以吃上政府的供应粮、住上单位分的灶壁房。更没有迷茫，只有一条路，党叫干啥就干啥，不用选择，也无从选择，顺其自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无限憧憬着，当好一名乡村教师，教山里的孩子识字，读书，做人……这是一个多么神圣的职业啊。

那个夏天，我十八岁，我的毕业季，我的成人礼。告别了学生时代，

背上行囊，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坐了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转乘一条轰鸣声压过浪涛的客船，一棵歪脖子槐树守在溪岸把我迎接。山路弯弯，我有足够多的青春去攀爬。山巅处，几幢石拱的房子，便是我人生的又一个起点。我站在写着“太山小学”的木牌子下，轻风拂来，抹去一身的尘土和热汗。一群山里娃羞涩地望着我。我整了整衣冠，神圣地走进校园，走向孩子们的梦想……

在当今的天之骄子眼里，这是久远得与他们无关的故事。不同的年代，都会有不同的时代印记。但每个时代的青春，都不应该少了一个永远不老的关键词——奋斗无悔。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